

四書合講孟子

子
卷五

太末翁 復克大編
同學廣文煥維編定

離婁章全旨。此規治天下當行仁政意。以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二句為主旨。三節言井任政無以為治詩云三節言仁政所當遵惟仁者三節是責君當行仁政天之方蹙四節責臣當輔君行仁政大文明有四海故曰言皆是收斂各段離婁節。孟子曰天下事無不可無法。制器言之離婁章。離婁子至巧使不以規為員以矩為方則明巧亦無所據而為員者非規也為方者非矩也。師曠至聰使不以六律之短長定五音之高下則主聰亦無所施而五音亦止矣。曲盡止然而況治天下乎。堯舜心在愛民如天好生之仁何治不成就使不以仁政則雖有整齊之心而紀綱未備法度未詳欲天下歸於平治亦不能矣。此不及堯舜者求仁政之當行如此。

此節借制器聲音引起平治來。三句離婁歸重下段見得規矩六律離婁公輸師曠尚少不得他而況庸匠庸工下以仁政離婁人也不能平治天下而況後世通章道字指仁政獨堯舜之道道字對上則明堯舜主心說不曰心而曰道者蓋自其善運用於一心者也。仁政大綱步井田學校便是附六律五音考章帝使伶倫取取谷之竹裁為十二管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氣而陰統於陽故陰聲皆稱律而謂之十二律陽律位子寅辰午申戌陰律位子卯巳未酉亥按十二律此言大律該六呂也五音始於商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一羽數四十八以較之多為尊直故曰宮商角徵羽五音官最濁商稍濁角徵清徵稍清羽最清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宮而角徵羽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律管長短定之律呂正音之法每三分而指益隔八位以相生如不以八十一數之管鐘不能正夫音之商不以五十四數之林鐘不能正夫音之徵不以七十二數之太簇不能正夫音之商不以四十八數之南呂不能正夫音之羽不以六十四數之姑洗不能正夫音之角不以一鈞以往旋相為宮而莫不皆然後五音可得而正焉旋相為宮者謂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離婁章上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

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嘉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

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篇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太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也五音官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天下之法度也

每律可以起官也三分益益者凡陽律王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黃鐘之數八十一為宮三分其數損去一分得五十四數合下生林鐘為徵三分林鐘益一分得七十二數合上生太簇為商三分太簇損去一分得四十八數合下生南呂為羽三分南呂益一分得六十四數合上生姑洗為角姑洗六十四數二分而零一數即分不盡數下行矣此音所以止於五也隔八相生者如子為黃鐘之宮歷丑寅卯辰巳午至未而為林鐘之徵也如此則三分損益者正所以隔八相生非兩項事分字與去聲响非分寸之分古律用竹亦用玉漠未以銅為志

今有節。是仁政也即先王之道也今之為君者亦有愛民之念發於中。愛民之名聞於外似亦可以致治矣。然而當時不沽其實惠後世亦不可為法者何哉由其不能行先王之仁政故也

上言治不可無法。故此緊承不能平治者正以不行先王之道故也。以註上節不以仁政二句意。仁心溢為仁聞。重仁心上。澤今所以傳後重被澤上。註引二君為註。意王不學無術專於功利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其武帝有仁聞而不能行善節。不行先王之道即不足以成治。如此故曰徒有仁心而無其政以繼之則慈祥悅悌之德何從運用。不足以為政也。等之徒有仁政而無其心以主之則紀綱法度之施何為。且文不能以自行也。故治天下者有仁心以為治本。尤有仁政以為治法也。

此就上二節而辭之。地舍法無以成治。意以重上句通章之意。是如此。計兩引推說前註徒善後註徒法。大曰綱小曰紀。文意便是文師。那謹權審量。謂法平價之類。故曰字是。孟子曰。後隨斷不必定是古語。

不愈節。徒善既不足為政。則先王之法信不可不遵矣。詩云。下意。六志。事由舊章。是言治天下者。非無錯。誤。能無疎。漏。皆由遵用先王之舊典。故也可見先王之法中。正不偏。纖悉。則備。若能以先王之法為準。自然有所持。循。而不至於錯。謬。有所考。據。而不致於疎。漏。矣。乃猶有忽忘之過。而不能平治天下者。決無是理也。

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問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麋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謂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

大

上節已收接上。交金法無以成治之意。此引詩言法之當遵。以起下先王之法之善而在於必因也。且只在後人遵法上說。若極贊先王之法。便礙下文。愈謂用意過當。處忘謂。照顧不及。處前人舊章。凡所當行者。周悉靡遺。且斟酌允當。惟其斟酌允當。故率由而無愆。謬惟其周悉靡遺。故幸由而無遺。忘遵先王之法。即是幸由舊章。過字。即指慈意。遵之者。既不變亂舊章。又不因循廢弛。所以無過。

聖人節。夫先王之法。所以常遵者何也。以先王聖人也。聖人欲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既竭盡其目力以察之。凡方員平直之理。已得之矣。然猶以為徒口力之善也。即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聖人為之。天不後世為之。不可勝用也。欲作樂以直天下之和。既竭盡其耳力以聽之。凡五音之理。已得之矣。然猶以為徒耳力之善也。即繼之以六律正五音。聖人正之。天下後世正之。不可勝用也。至欲為斯民遂生復性。既竭盡其心思以圖之。凡仁天下之道。已得之矣。然猶以為徒心思之善也。即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為之制田里。以厚民生。立學校。以正民德。使澤流當時。法傳後世。而仁覆乎天下矣。聖人仁政之法。其善如此。此所以遵之而無過也。

此正言先王立法之善。以見不可不遵也。亦以上二段引起下段因百工之事。皆聖人所作。故規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只一統說。聖人二字。貫至段前規矩六律。以用法言。此則以立法言也。此聖人不與公輸等。則公輸等所用之規矩六律。皆曰自聖人者也。耳目言力。心思言耳口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不竭。則經畫不情。不繼則規矩不備。九重繼。正續耳目心思之所不及。心思既竭。何從見之。以就政之委曲詳盡。處可以便千萬世。見其心思此正繼字之妙。不是竭了後纔繼也。繼之句。正連下句。讀蓋本文語意。歷重制法一邊。不可勝用。與仁覆天下。兼聖人本身在內。不專指後人用法者。說本文止言覆天下。而註兼及後世。一層者。舉大可以該遠也。註法度二字。該規矩準繩六律。與不忍人之政。其用不窮。貼二不可勝用。仁所被者廣。專貼仁覆天下。

為高節。聖人立法之善。如此正為治者所當因也。故曰為高者心。因丘陵以丘陵之勢。本高而積累之。則易成也。為下者必因川澤。以川澤之勢。本下而疏濬之。則易深也。可見天下之事。有所因而為之。則逸而有功。無所據而施之。則勞而寡效。

雅假樂之篇。愈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若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

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

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

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

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

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甫至此。八

平。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甫至此。八

今先王之通統是丘陵川澤一般乃不知所處是丘陵以為高合川澤以為下用

女愈多而功愈不能成矣豈可謂之智乎其矣仁政之當遵也

此節緊承上說竭心思一段而言以上二句與起下末句全重一因案因即上行

字意也意也因先王則述而存功不歸先王則勢而無濟智字止在勢逸玉呈此

以上兼君臣在內下方分責君臣

是以節。為政必因先王是以天下人君惟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政而為仁者則

澤生民法後世其責乃為不顧宜在高位苟不仁而在人上必且破壞先王之法而

無所顧忌是播其惡於衆而天下皆受其禍矣

是以二字承上因先王來上句不重只重下二句以開下節宜完含被澤法後意

播惡於衆下節看便明播如播種之播言其無處不到也從前字說來

上無節。何以見不仁而進高位之禍蓋人君一身存官萬民之終始也苟上而為

君者所施政事皆任其意而不以道進揆度其意是在高位而不仁也由是播惡於

衆則下而為臣者亦於無所執持而不以法制自守矣無道揆則朝廷之上政令

乖張雖有道而不信無法守則百官之職業不修亦有度而不信矣朝不信道則

在位之君子必肆志妄行犯名義而不恤工不信度則無位之小人必同上而作奸

犯刑法而不顧矣其播惡於衆如此其國必亡其所存者亦幸免而已

上無道。正言不仁而在高位此句通節大綱下五句層層推出乃是播惡於衆

之實詳以義理揆度事物即必仁心仁政也上以君子以臣二句通下玩

註由字故字可見朝不信道二句以心念處法言君子犯義二句以身之犯法言

朝謂朝廷雖所主有君亦兼在朝之臣王統內外各衙門說信知憑信之信不信

不是不知律只是視為常之意君臣皆指在此則言浸說在精小人專指指

細民是從百王漸說下來犯義是冒為非義之事犯刑不必有人刑之只是於刑

有犯耳當此之時已不信度矣安得一刑之玩此兩則字兩而字朝不信道二

句只就無道揆二句說君子犯義二句又從不信道二句轉出一處俱分頂說下

此惟因之勢是如此道外無法義即道度節法刑亦法度中事

我郭節。觀於不仁之禍如此故曰城郭不守兵甲不多雖是國勢不強即於根本

以仁心仁聞

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其在高位不仁而

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

而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

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

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

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朝音潮。此言不仁而

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

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事事

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

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

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

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

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四野不

安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無傷還不是災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雖是國儲不當却於元氣不損還不謂害惟道
揆不立而上不知有禮則教化不行而下不知有禮由是賊害之民起其間而喪亡
無日矣其為災害節不大哉為君者當鑒不仁之禍而思取法先王之仁政矣

此由上節基言攝應於眾之禍當時行政不行禮在國富強故言此破之此上
下與上節上下不同上無禮非君臣下無學非民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故下
無學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故賊民與所謂賊民與者即以作亂之奸民言也秩
然有序之謂禮禮子包道字及法字度字義字並而學此禮而已

天之節。然仁政之行非特人君之事而臣之輔君亦與有其責焉詩曰上天方欲
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匡救之詩戒同列如此

泄泄註云怠緩悅從又曰不急救正之急意意緩救止反悅從然迫至事君無
義節方可發也

泄泄節 失詩所謂泄泄即時語所謂言者也

猶查者也徒訓字正是引時俗所共惡者以深著其怠緩慢事之罪

車君節。泄泄之實亦如蓋人臣事君有當盡之義今以遲遲為說不以匡正為忠
是無義矣人臣進退有當循之禮今動靜之與卑躬屈節是無禮矣至其所謀盡皆
出於世俗功利之私而於先王仁政之道則違背非毀以為難行若此因循容隱全
無體國急君之誠此詩人所謂泄泄而吾以為猶查者也

事君無義不能陳善閉邪也就事君言進退無禮但以奔走承順為恭也就持身
言第三句似不見泄泄意然不非先王之道則先王之道在所必行如何怠緩悅
從得此三句已盡出一箇泄泄光景故常口結之曰猶查者也非是解查查之意
乃是說此正泄泄之實猶夫查查者也此節與下文正相反而下意已動故用故
曰直接

責難節。人臣至於泄泄查查國家何賴有是臣乎故曰人臣若只外貌恭謹亦小
節耳惟舉難行之事責其君以必行方是尊君之大謂之恭人臣若只外面敬畏亦
虛文耳惟敦陳先王之義道以禁遏其邪僻之心方是忠君之至謂之敬若謂先王
之道非吾君所能行而不肯責難陳善是反害其君矣不謂之賊而何此為治者固

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

興喪無日矣

辟與關同喪去聲。上不知禮
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

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
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

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
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

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

泄泄猶查者也查徒
合反

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查查即泄泄之意

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

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查者也

非詆
毀也故曰責難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

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
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

直行先王之仁政而非君臣同心亦不能成也亦不交德哉

此又承上節結之見人臣當責難陳善而不可以泄泄者賊其君也上二句固里
又意尤歸注未言責難於君如以堯舜二代望其君而不放謂其不能便是此足
先立定節大志陳善則邪便是倣那責難的條件陳善則邪雖是兩項工夫然須
申說故朱子謂君有邪心我為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存則其所謂邪
者亦不難於開之不然則掩拂而不入矣重在開邪而以陳善為主恭敬二字大
概也是一般只是恭意思較闊大敬意思較細密故分屬言之謂吾君不能正與
責難陳善相反講此句須照上意總慨從意論方好

規矩章全旨。此總欲人法堯舜以仁民重一仁字首二節欲人法堯舜之仁末二
節欲人整幽厲之平仁中引孔子一段見出乎堯舜即入乎幽厲無中立之理深
見不可不求其至意前兼君臣後兼言君意原重君一過

規矩節。孟子曰天下事物皆有中正不可易之則如制器者欲為員必用規欲為
方必用矩是規矩乃方員之至不可加損者也若天五品之輪人皆有之但衆人有
之而不能由賢人出之而不能盡惟聖人生知安行察之極精行之極當乃人倫之
至不可加損者也

以方員形起人倫重兩至字上至訓極是莫可增損之意見規矩之於方員聖人
之於人倫絕無有絲毫虧欠所以為至計兩盡字宜玩惟盡故至也規矩方員之
至舍規矩便無方員聖人人倫之至舍聖人便無人倫下文當取法意隱然就在
言下不是贊聖人止為天下人倫立標準則其後世人倫都旁聖人主處雖別出
來至字只是箇仁但其中有許多變化在

欲為節。人倫莫大於君臣聖人莫過於堯舜如欲為君而盡乎君之職欲為臣而
盡乎臣之職二者將何所取法哉皆法堯舜而已矣蓋堯舜之為君為臣者道之至
也若為臣而不以堯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以庸主待其君不敬其君者也臣之道
不盡也為君而不以堯舜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是以殘虐虐其民賊害其民者也君之
道不盡也此君臣所以必法堯舜而後可也

論其五猶與君臣者其意有當時人君也即臣亦是伴說觀末節可見欲為君

聖明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
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
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鄭氏曰自詩云天之
方斲至此所以責其臣。鄭氏曰此章言為
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
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
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
倫說見前

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
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

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

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

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
君臣之道猶

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
子所以道性善而極善也
孔子曰道二

二句不宜說要為君者須盡君道要為臣者須盡臣道為君為臣皆是隨人愛
底欲字帶連君盡臣道方是而已矣若見其無別法也此二字正從上一至家生
出下反說四句而而已矣三字之意也自此入彼慈子故下引孔子語証之兩
所以定仁字

孔子師。夫盡道也。也不盡道則不仁矣。孔子嘗曰。天下之道止有二端。仁與不仁。
而已矣。出乎仁即入於不仁二端。外無他道也。由孔子之言觀之。盡道而外則無
君臣之道法堯舜則仁。不法堯舜則不仁。出乎仁即入乎不仁。其機不亦危哉。

道字作路字解。道猶云兩條路耳。玩而已矣。三字見仁之外便是。不仁無別路。
可以躲閃。可以中立也。孔子嘗云。遠遯。遠在引也。語氣中宜緊扼上文入講。左見
親也。

彘其節。夫為君者至不法堯舜而不知此其禍尚可言也。不仁而暴其民。則身
以弑而國以亡。即或暴之不甚。則君亦危而國亦削。且於身於國之後。據其暴行。以
惡諡名之曰幽。曰厲。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父之甚。其於幽厲之咎。亦百世不能改
也。不仁之禍如此。

此承上不仁二字說。彘其民。即上賊其民甚不甚俱從不法堯舜來。名之曰幽厲。
句通管上甚與不甚。不云墨子賢孫而云孝子慈孫。就仁愛祖考之心也。此節意
二層。左車下一段。益惡諡常而不得其生節之禍。必至於此。正專就惡
諡上言。幽厲二字只是說惡諡。非指幽王厲王。孟子曰。幽厲厲字。而欲人以周之幽
厲為戒。故引殷鑒之詩以結之。

殷鑒節。詩有云。殷之鑒戒。不遠即近在夏后之世。此正人當以幽厲為鑒之謂也。
蓋幽厲之下。仁以法堯舜之仁。斯克盡君道也哉。

詩人本欲厲王鑒而設。為文王敷紂之詞。見殷鑒在夏。以明周鑒在殷。原有兩
層。孟子引之。見人當以幽厲為鑒。此之謂也。內又添一層。

三代意旨。此承上不仁之意。而推言之。雖從天子至庶人。却以諸侯為主。三以
字最重。正得失與亡關係處。上二節變起。仁不仁下二節單就不仁發論。提醒全
在惡死亡三字。故四段註內皆訓以死。亡因其所惡而進以強仁也。

不仁也。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
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
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
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
身弑國亡。不其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諡
也。苟得其實則雖
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
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
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
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
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

三代節。孟子曰我嘗觀三代其初創業之君如禹湯又武皆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以民心悅服而天命自歸其所以得天下也以仁及其後也如桀紂幽厲皆以兇殘之心行暴虐之事是以民心歸戴而天命不保其所以失天下也以不仁蓋得失之係於仁不仁如此

以仁以不仁俱兼心與政說仁不外於所與聚所聚勿施不仁反是周尚未失天下而茲舉言三代失天下者以東遷而後周室已亡故也此節只是起下一節國之節。不特天下為然至於有國之諸侯若能行仁則土地人民可以長保而以與以存若流於不仁則內憂外患相繼而作而廢以亡其得大亦有餘者

上節就已然者言此節以必然者言與不止於廢不止於亡其仁不仁之等級雖殊然未有與存不由於仁而廢亡不由於不仁者故以亦然二字括之

天子節。是則不仁亦何在而可也若天子不仁則不能保其四海矣而況諸侯哉諸侯不仁則不能保其社稷矣推之卿大夫不仁則不能保其宗廟士庶人不仁亦不能保其四體矣今之諸侯亦何益而不仁哉

就天下之得失以說到侯國并推及於卿大夫士庶人而皆不可以不仁則知仁所係之重也四海以土言宗廟社稷以祭言四體以身言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然故註認以死亡釋之

今惡節。凡此不能保者皆死亡之禍也夫死亡其可惡也豈由不仁致之今之人主心惡死亡而乃樂不仁是惡惡醉而強酒其能免於醉乎有國者尚戒死亡之禍反不仁而為仁焉可也

此承上章末仁則身結國亡而推言之也

愛人章全旨。此為當時之君書人而忘身即書者發故以反求提醒之首節虛論其理不難行身言正示以反求上夫王既盡則自存正身之化因按詩以証之已子身字自字皆反求親切之旨

愛人節。孟子勉世主反己即勉人之道在於盡己如仁者切於愛人之人之被其澤者室視附之或愛人而人不我親則是吾仁有未至便當自反其仁務使立不獨立達必與達河也習者明於治人之人之受其約束者宜順從之或治人而人不我治則

之所以廢與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

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

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

聲○此承上文之○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意而推言之也

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

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已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已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

是吾智有求及便當自反其智務使知無弗知處無弗當可也。有禮者敬人之被其敬者宜施報之。或禮人而人不我答則是其敬有未盡便當自反其敬退讓以接之。積誠以動之可也。

三人字兼指臣民言。仁智敬是體愛人治人。禮人是用不親不治不答是驗非我方愛人便愛人親人便愛人治人便入客但到不親不治不答則必我之仁智敬有未至矣。安得不自反須知自反亦不是空空自反有條者克治體行推廣意思下身正是自反之極。天下是人字之極。天下歸是人親人治人答之極。只就此節極言之。

行有節。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者求諸己者也。而反求之功當何如哉。凡君之所行或愛人或治人或禮人其事非一端有不得其所欲而不親不治不答者皆一一反求諸己必使仁無不至智無不周禮無不盡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其身既正則所行無不當乎天理合乎人心雖天下之大皆誠服而靡歸於我矣。豈持一家一國之人我親我治我答而已哉。

愛人治人禮人三者大端備矣。本文皆字雖是推開亦只是人有眾寡事有大小理有精粗故下一皆字以見其自治之當詳耳。非於三者之外另求自反工夫也。註自治益詳指皆反求諸己。皆反求諸己亦即在前節說到盡處耳。非謂仁智禮之反猶區區而此更進一步也。其身正即在反求內。天下歸即在身正內。層層要倒縮上去方得立言之意。其身正三字當重讀是重難語。下半句當急讀是我足語。此而字轉與他處不同是歸併上牛語。

詩云節。夫至天下歸便是履至受天命是何等福而要本於反求諸己。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是言人能常常思合天理則多福自臻。此福是自己求之非倖致者。即身正而天下歸之謂也。如不能正己而但知責人欲天下歸心其可得哉。命以理言能自反而致天下歸便是永言配命而自求多福也。引詩特以咏歎之耳。承上章得天下以仁而言。因言仁而及智與禮仁包智禮上章說大細此章說得密。

人有章全旨。此承上身正而天下歸之意。立言只重家之本在身。句借恒言以發。

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証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詩云永言配

命自求多福。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孟子曰人有

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身。恆胡登反。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

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為本為是故也。

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

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室世臣大家也得

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梁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其意本不重序

人有節。孟子示人知本曰。今人有尋常言語。皆曰天下國家。然人雖言之。而未知其序。以究其本也。我常因其言而推之。其言天下而即繼以國者。蓋遠由於近。天下之本在國也。其言國而繼以家者。蓋外由於內。國之本在家也。至於家之本又在於身。蓋一身之舉動。乃遠近內外之所觀型也。能修其身。則家國天下可次第舉矣。恒言非常人之言。只是人所常言。故接皆曰字。本字雖通說下。但上兩本字是未中之本。特引起下一箇本字耳。序在恒言之中。本在恒言之外。末句是因其已及而推其所未及。至重此句。故逐句通下。身字雖粘定家說。然統上總說。則天下國家一是皆以修身爲本矣。孟子一氣急。看到身上。方是承上章而推言之意。

爲政章全旨。此承上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因言身化之治。重在不得罪三字上。機括在巨室而本原還在修身。但修身即在不得罪裏。而不必另講。

爲政節。當時諸侯皆以德教不能廣。爲患。而不知其本之不修。故也。故孟子曰。人君欲德教廣被爲政於天下。此同至難者矣。然自我觀之初。無難事。只在自正其身。身動循理處。置得宜。不使有非理致怨。以得罪於巨室而已。蓋巨室者。人情所瞻屬也。巨室之所慕。則一國之人皆心服而慕之。一國之所慕。則天下之人皆心服而慕之。如此。人心向慕。則德教大行。沛然充溢於四海矣。爲政又何難哉。

爲政不但爲政於一國。便德教於四海。說不得罪三字。即包修身在裏。而不得罪。謂合正理而不致怨。人非曲法以奉之也。此世臣非一代之臣。人家是貴官之家。戰國時權操巨室。縱諸治國平天下王道。於此處不能打過。都成擔擱。故孟子特下此句。巨室之所慕。以下文氣一直到底。正言其所以不難處。巨室慕而一國天下向慕者。非必問巨室討深消息。乃人心不約而同。正可想見。沛然充溢。景慕非但愛慕。即心服其德教也。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只是點出巨室之所慕。四句所以用故字。緊接德教。即首句所謂政也。不曰政而曰德教者。政之所施。皆本之躬行。心得以爲教也。

天下章全旨。此激發諸侯自強行仁。意本意不重順天。若回天上觀總計。可見不能自強。則但有景公之事。吳決不能如文王之得。以景公只順無道之天。

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君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歛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孟子曰。天下

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文王能曰有道之天也首三節專車師文王三節仁不可為眾仁字是一章骨

天平

夫下節○孟子曰竊嘗統古今而觀之天下有道之時人皆修德而位與德稱諸侯德之小者見役於天子之大德諸侯賢之小者見役於天子之大賢役人者不恃勢而自矜役於人者非其勢而自服此尚德必時然也若人下無道人下不修德但以力相尚諸侯國之小者見役於諸侯國之大者諸侯力之弱者見役於諸侯力之強者小不敢敵大弱不敢敵強此尚力之時然也夫德不及人而為人所役是理當如此而力即從之力不及人而為人所役是勢不得不如此亦即理所當然斯二者皆大之所在也若德能德量一聽於理勢之當然為順天者有道則被懷來無道則免侮辱而國以常有矣不然而違其理勢之當然為逆天者則有道必致敗射無道必致侵侮而國有不亡者哉

此節泛論理勢見人當聽命於天是發端語上三句提起則重無道一邊大德大賢自指天子小德小賢自指諸侯與下小人強弱俱指諸侯者不同德賢一也德以實得言賢以品地言得於己者有偏全故有小德大德賢於人者有偏全故有小賢大賢德大便是大賢德小便是小賢小以上地言強弱以甲兵言亦有大有小而強者故既說小役又說弱後強德賢即下仁字強大即下衆字上二役字是心服下役字是力服有道之天下勢隨理轉故上二役字固理之當然不必論勢而勢亦從之此勢在理中者也無道之天下理隨勢轉故下二役字恒勢之當然然不論理而理即附之此理在勢中者也故孟子謂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然如此分貼理勢者非離日時勢如此然有大德者便能以天便勝這勢如下文王之事是也孟子言德力皆天之說極精大有理有氣有道之相役天之常事也無道而順天人之氣運也天心固以理為主然有道無道是在人為入失其職天亦無如之何但在氣運之治亂而已看三代以後天下之存亡多以強弱大小為斷可見孟子之說精齊景公○順天固可圖存然欲回天立命惟在自強而已彼齊本強大之國景公不能自強而見役於吳乃與羣臣謀曰凡人既不能昌大其國而出令以使人又不能

亡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下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

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

之事也今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

故涕泣而以女與之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放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天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

屈已自下以聽人之命是與物睽絕而失其和好也絕物則絕於天矣豈不自取滅亡乎於是涕出而以其女女於吳景公雖順無道之天而不能自強不得不受命於吳如此此正小役大弱役強之永鑒也

絕物便是逆天吳正景公受命處這便是順天意思引此只重不能令而受命以順無道之天涕出只帶說不重在說他知耻上註甚明

今也節○夫以齊之大國一不能自強遂見役於吳如此况小國乎今也小國不能脩德自強皆效法大國之所為乃獨以受命為恥是猶為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身為弟子豈得不受教於師國既弱小豈得不聽命於大國乎今也二字承上齊景公來不徒曰恥受命而必著師大國三字見惟其師大國所為故雖耻受命而受命耳不能免也不是要小國不恥受命是要他耻受命而自強不耻受命以順天而實違自強似違天而實順蓋天兼理勢受命順勢之當然

自強順理之當然此節上下開合處註不可得也正解是猶弟子句先師知先輩之先勿泥

如恥節○徒恥受命而終不免者以其師大國而不能師文王也誠如恥之則莫如師文王以脩其德師文王以脩其德則德至可以回天將見國大者因勢乘便不出

五年國小者積功累仁亦不出七年必然人心奮國勢振而小可大弱可強大國反為吾役以為政於天下矣何有受命之恥哉

如耻字正從上耻受命作轉備貴者如從上師大國作轉備文王是諸侯能行王政者且以弱小而教強大正是能回天的樣故謂來來師師文王即舍下仁

字息逆大既有所不可受命又有所不可兩路迥而為仁上去此大國不是上所師之大國乃大國而新為人役者註大政反為吾役則所師之大國也小國則指

滕薛之類只次於大國者便是五年七年總言其速為政於天下即下無敵意師文王而為政於天下即是大德大賢而小者為之役回天意師在為政可見天可

順而亦可回然反有道為無道者氣數之變而轉無道為有道者天心之常也商之節○試以文王之事言之詩云商之孫子其數不止十萬然上帝既命周以天

下則凡其子孫維於我周臣服矣所以維服於周者以天命無常歸於有德故也故

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即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何如乃有益耳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

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殷士膚敏禋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聚也

大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灌夫音扶妖去聲○詩大雅文王之

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禋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

不但係子服之凡其臣之容貌皆人才能敏達者都執禮之禮助祭於周之京師焉是商雖強大而役於周如此孔子讀此詩而歎之曰而之孫子何其家也又王能行仁政雖有眾不能當之恐難乎其為眾矣夫使為國者皆能以懷保惠鮮之心行除暴救民之事念念都在於仁則雖有強大之國亦莫與之為敵矣欲為政於天下者可不法文王之仁哉

上節言師文王之效此正明文王為政於天下之實以見其可師也詩有商孫子及殷士兩層只重孫子一邊殷士是因孫子而帶言之衆字承其屬不傳言不可為衆者言衆遇仁而失其衆也就候於周服說只是離衆去抵當他的意思此句孔子釋詩之詞當實貼詩意講國君好仁二句又放開說因文王而泛論其理也通作孔子之言下文今也方是孟子說當時事總謂脩德行仁自君身而言則曰脩德自其及人而言則曰行仁其實修德即是行仁也故本文只說好仁侯服稷將乃武王克商後事此引之以言文王者武王之功所成實文王之德所致也

欲無敵○觀文王之事孔子之言則知國君所以能無敵者以其好仁也今之諸侯恥受命於大國欲無敵於天下而不師文王以好仁是徒知恥為人役而不知所以免恥之方就如執持熟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然則誰能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乎夫亦勉為賢德而可矣

今即就小弱說引詩只取誰能二字以見欲無敵於天下者不可以不仁也總註不能自強二句是說上三節修德仁仁二句是說下三節而語意注重下二句見不能自強只得如彼修德行仁便能如此可知順天之說只是陪起回天意非教人終於順天已也如恥之二句是順天回天兩頭轉要語正通章最吃力處

不仁章全旨○此探為當時諸侯之不仁者聲也首節言其必有敗亡之禍下明其出於自取自取二字最重說他不可與言正是陳他聽言處

不仁節○孟子曰大凡有國家者莫貴於聽納忠言若不仁者私欲固蔽失其本心而猶可與之言哉彼其顛倒迷惑本危地也而反據以為安本災害也而反趨以為利於所以致滅亡者反樂乎此而恣意為之其不可與言也如此所由卒至敗亡而

命不當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敵違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祀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耳今也欲無敵於天下

而不以仁是猶執熟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

執逝不以濯○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

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熟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

命修德仁則天命在我○孟子曰不仁

者可與言哉其危而利其舉其所以亡

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苗與災同

莫之拯救也使不仁者而可與之言則感悟有機挽救有路亦何亡國敗家之有哉
與言謂進納忠言可與言哉四字深有感概中二句寫出不仁的情狀正是不可
與言處危當亡一層深一層安利樂亦一層進一層玩三其字便含有自取意
不仁者非取危與言所以亡者而安之樂之只是安焉利焉樂焉者即其
危其當其所以亡者也末二句是反言以喚醒他語意警動
孔子節○夫有言不聽以致敗亡不仁者於此其將誰諉耶昔有孺子見水而偶
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之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之足孺子之無心
寄咏如此

此二節以倍自取字起下自侮自毀自伐來兩可以是水之可非孺子可之一
際數間必有自然之趣

孔子節○孔子聞之而謂其弟子曰爾小子其聽之此孺子之歌有至理焉夫纓之
與足均此濯耳惟其清斯以之濯纓若其濁斯以之濯足矣貴賤異用非人所為皆
水之自取之也小子可不知之乎

兩字字從兩可以字生來清濁字各一頓兩斯字連下讀孺子清濁本平玩本文
矣字語勢却微注濁邊自取二字即在斯字中見之字指濯纓濯足自取指水而
包含甚廣此節非是解孺子之歌乃就歌上指點以寓提醒之意全重自取二字

夫人節○由孔子之言觀之天下事其孰不由於自取者乎夫人必敗度蔑禮自有
招侮之道然後人從而侮之侮雖在人而實以不能自衛其身取之也家必傷倫薄
德自有致毀之道而後人從而毀之毀雖在人而實以不能自齊其家取之也國必
荒淫暴虐自有可伐之道而後人從而伐之伐雖在人而實以不能自治其國取之
也此所謂自取之者也

人以此席言家以卿大夫言國以諸侯言三段雖平遞重末二句自侮自取衛也
下倣此玩必字而後字總是與人無預之意傷謂輕慢毀謂破敗伐謂誅討
太甲節○故書太甲曰天降之寶雖似難逃然人能修德回天猶可以避也若自作
之孽則災殃立至豈有存活之理乎此即自侮自毀自伐之謂也有國家者如繹自

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蓄者不知其為危當
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
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夫其本
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
忠言而卒至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
於敗亡也

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浪音
耶○

滄浪水名
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

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
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

理此類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
可見

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夫音扶
所謂

自取
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取之義而戒自作之孽則必能聽信忠言而無亡國敗家之禍矣又合考其知所做

引書重自作孽何以明上文自取之意上節見不得歸其咎於人此節見不得諉其數於天

樂紂章全旨○此勉時君志仁以圖王意以今天下節為空前三條泛論民心歸仁而以必王動之末二節申言好仁當速而以死亡惕之仁民之要在所欲與聚

二句

樂紂節○孟子曰天下得失多故當審其致之之木我觀樂紂如何便失天下以其人民離散無與保守故也如何便失其民以其聚心怨怒不肯歸向故也由此而推可見得天下有道惟百姓歸附則天下皆其統馭矣得民有道惟人心喜悅則萬民皆其臣妾矣至於欲得民之心又有道不是智術可以愚之威力可以功之只有民心所欲所懸凡民心有所欲皆與之聚之心有所懸皆勿以施之如此則君以民之心為心而民亦以君之心為心得心之道不過如是而得民得天下不外是矣

以天下之所以失引起天下之所以得上截輕下截中九歸在得其心有道三句所欲與聚二句便是仁字的註脚故下即以歸仁接說此二句所包甚廣故南軒謂所欲與聚非惟壽富安逸之遂其志用舍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得也欲惡總在民心上與聚勿施全在民心上體貼故得心即以此玩爾也二字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首節是上感下第二節是下施上

民之節○人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即所謂仁也民之所欲在此則自歸乎此矣民之歸仁也豈有所強而然哉以望澤之本情趨於德之樂地其翕然向往之迫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一般蓋水性本自順下獸性本自放逸其勢自莫之能御也天下無不就下之水無不走壙之獸又豈有不歸仁之民乎

此二節又將得民心以得天下緣故說出以為鼓吹今天下張本上下節相承勿以就仁夫不仁對看總重歸仁上歸是歸同正承得心而即以得民意水就下獸走壙總形容他勃勃欲歸之情故為節○大民歸仁之心其迫如此況又有不仁者為之礙乎故原本欲歸淵以畏

此之謂也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

存亡之著禍福○孟子曰樂紂之失天下也

之來皆其自取

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

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

施爾也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

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

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

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

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

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

瀨之故益避而趨於淵是為淵鰈魚者獺也爵本欲歸鰈以畏鰈之故益避而趨於
業是為鰈鰈者鰈也民本欲歸湯武以畏桀紂之故益避而趨於湯武是為湯武
鰈民者桀與紂也惟民避不仁以歸仁湯武之所以得天下也

此節緊承上節言民心本曰歸仁固不待感化必有為之感者乎只足上歸仁之
意猶原不為淵計鰈原不為鰈計桀紂本不為湯武計然不無此意而知有此理
有此勢有此機有此情孟子極力言之以鼓動聽人君好仁好止節註此字指
與聚勿施此處兩此字與上節兩此字不同

今天節○湯武好仁而桀紂為之鰈則民心之歸仁益可見矣方今天下持無好仁
之君耳設使諸侯之中有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如湯武之好仁則天下諸侯暴虐
如桀紂者皆為鰈民以就之矣民既來歸則得民之心斯得天下雖欲無王有不可
得而辭者矣

上皆云論此方人時事今天下三字重看正見時不可失仁即與聚勿施為之鰈
是得民王是得天下

今之節○好仁固必致王但今之欲王者虐政之困民已久須是及早悔悟汲汲行
仁以結民心然後可回積弊之勢猶以七年至深之病求三年乾久之效以治之而
後可愈也三年之效不能竟之於平昔而自今言之猶可及也苟不及今言之則終
身不得而病終不免於死矣然則今之諸侯平昔既無積久之病今日在鰈必為
之志苟及今不覺然有志於仁則與受病已深不能言及者何異將見終身惟有憂
辱相尋以陷於死亡而已豈但不能致王哉

急後今之欲王者慮世上志不堅故又危言以動之七年之病乃久困之喻三年
之效乃深仁之喻下四句只反言以見言之不可不早志非空志即有銳然圖功
意在及以久而善不啻不是以活人之死仁以久而熟不積不足以拯國之危

以歸乎此以其所
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鰈魚者獺也為鰈

鰈者鰈也為湯武鰈民者桀與紂也 為去
聲鰈

與驅同獺音闊爵與雀同鰈諸延反○淵深
水也獺食魚者也鰈茂林也鰈食雀者也言

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
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

者則諸侯皆為之鰈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為王
並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效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

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夫聲○艾草名所以灸

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
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辨然自今言之則猶
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